

《情满四合院》收官，一部京味儿浓郁的电视剧在南方也引发热议

任岁月雨打风吹，最留恋那份“朴拙的善意”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京味儿浓郁的电视剧《情满四合院》在北京卫视收官了。在许多人眼里，这是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前期宣传，不沾任何IP的“三无剧”。偏偏，这部低调播出的剧集却走出了一路上扬的收视曲线，口碑更是10月新剧里的佼佼者。

北京的观众们从剧里瞧见儿时的情景，享受“京片儿”台词的原汁原味，当然也会有“看不懂”“想不通”剧中人选择的时候。但这股收视热潮里，南方观众也没缺席。数据显示，这部有九成场景没离开过四合院的电视剧，在网络平台上有21%的用户来自广东和江浙沪地区。

如果说，北京观众念念不忘的，是剧中与记忆严丝合缝的生活画卷，那么吸引南方观众的又是什么？包括何冰、郝蕾在内一众演员的演技肯定是重要答案，而另一个答案或许在剧集尾声才被道破。

第45集，又是一年春来到，院里的“三大爷”循例给各门各户写春联。给男主人公一家的，上联书“傻爷傻爸傻儿钱花他人进门见傻”，下联道“人为他为我公信永在出门遇喜”，横批“谁说我傻谁更傻”。一个“傻”字跟了主角何雨柱一生，也让观众留恋——所谓“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那份朴拙的善意，能抵抗岁月雨打风吹。

每一个四合院里的小人物，成就了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地缘乡情

这大概是电视剧里的少数派：从主角到配角，几乎没有“完人”。

男一号何冰饰演的大龄未婚青年何雨柱在轧钢厂食堂当厨子。他厨艺一流，为人仗义。可外号“傻柱”的他，非但不傻，还偏爱挤兑人捉弄人，口无遮拦。女一号郝蕾饰演的秦淮茹是个寡妇，顶替工伤亡故的丈夫在轧钢厂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儿两女外加婆婆。讲孝道又勤俭持家的背后，她总是纵容孩子们到隔壁“傻柱”家偷吃偷拿。同一个四合院里，还有三位拥有话语权的“大爷”，同样各有短处。“一大爷”认死理，“二大爷”迷“当官”，“三大爷”好算计。

乍一看，不完美的人物扎堆小小四合院，磕磕碰碰打打闹闹，根本谈不上“情满”。但细一琢磨，世间本如此，人无完人；生活本如此，五味杂陈。正因为一个个平凡如你我他的人物，在这不完美的院子里与命运交锋，荧屏前的观众才感同身受，怀想着当今都市里熟悉又陌生的情——地缘乡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情味儿。

四合院里，这人情味儿是“傻柱”手里几十年如一日的饭盒，从工厂食



有观众说，单凭何冰和郝蕾的演技，《情满四合院》就值得好评。但正如何冰说的，他们“不是在演戏，是在生活”，剧中“傻柱”与秦淮茹的风雨人生路上，浓缩着太多中国人共同的记忆与情感共鸣。图为该剧剧照。

堂到川菜馆，男主角每天把“存量菜”带回四合院给秦家孩子给三位大爷，物资匮乏的年代，有他一口吃的就必然饿不了老人和孩子。这人情味儿也是秦淮茹家收到的粗粮或白面，有“一大爷”塞的，有娄晓娥给的，还有“傻柱”接济的。这人情味儿还是唐山大地震时，各院各家你一根我一根凑起来搭地震棚的原木柱子；是生活条

件改善后，你家出蒸肉我家端烧酒在大院里凑出的一桌晚餐；更是“傻柱”遇到难关时，三位大爷为助薄之力而在背地里卖过的易拉罐……这些鸡毛蒜皮的物件、算不得多高明的邻里相帮，揭了物质生活的窘迫，却描摹了情感上的富足。

于是，一部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跨越至今的剧集，深深切中当下观众

的软肋。有北京的网友留言：“多少北京人都记起自己曾是院儿里的孩子。那院儿里，一家有事，全院掺和。那院儿里，房顶连着房顶，热心人挨着热心人。”事实上，这何尝不是戳中更多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对一种不分彼此的“情感共同体”的向往。

每一个从蝉鸣蛙跳里萃取的细节，提醒着我们最浅显的为人之道

共鸣、代入感、原汁原味，这些都是评价这部电视剧的高频词，奥秘藏在主创名单里。导演刘家成和编剧王之理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于老北京念兹在兹，对市井生活、普通百姓更有难以割舍的情愫。但北京人的身份底牌绝不是创作的最大亮色，从真实生活里萃取大量细节，再用心化于剧本、制作，如此用心才是剧集真正接地气的通灵法宝。

刘家成说，四合院不是深宅大院的四角天空，而是老百姓听得见蝉鸣蛙叫的市井天地。主演何冰比喻，“剧里有太多北京演员，我们操着熟悉的口音，浸入熟悉的场景，不是在演戏，是在生活。”

既然是生活，带着真实岁月烙印的物件当然俯拾皆是。小的如一个搪瓷杯、一只网兜甚至一条床单都来自旧货市场；大的如整个四合院布景，

导演干脆以1:1复原了一个三进三出的院子。有了物质的原貌，生活真正的魂，还在于成长过程中不断相逢的人与事，以及父母言传身教的那些为人之道。

剧中，敬老、亲情、孝悌文化是四合院里的梁与柱。大院里有位耳背的“聋奶奶”，因为年纪最长，所以院子里的晚辈都敬她、尊崇她。德高望重的“一大爷”视其为母，天天为她张罗一日三餐。“傻柱”主动给她当孙子，常背着老太太上街遛弯。一年除夕，孤寡的“聋奶奶”、单身的“傻柱”、缺少子的“一大爷”夫妇以及没有男主人的秦淮茹一家，本不沾亲带故的四家九口人凑成一家。坐上一桌，拜年、吃饺子、说吉祥话，其乐融融的氛围不输任何血缘家庭。

“重亲情、暖乡邻，其实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文化。”导演刘家成相信，《情满四合院》能通行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归根结底，“京味儿外壳包裹下的是情怀，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从小最熟知的那些美好品质、崇高精神的讲究”。

所以，剧中的娄晓娥虽然经历坎坷，但苦尽甘来时，是她出资力挺“傻柱”把四合院建成敬老院，因此信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秦淮茹会在每一个清晨去买一大摞包子，给院子里挨家挨户地送早点，她说“一个大院，就得懂得尊老爱幼、互相帮助”。所以，全剧尾声落在一张全家福上，照片里，四合院的老少一个都不缺，就连曾经见人见恨的许大茂也被重新接纳回家，大院里的长辈送他寄语“浪子回头金不换”……

平凡人生不就是如此，在循环往复的如意或者不如意间沉淀下些许温情、些许道理。四合院里浓缩了老北京的生活缩影，但此情此理，是中国人相通的。

现代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战场》受邀参加第19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30年后，再度凝眸《摩诃婆罗多》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继《情人的衣服》《惊奇的河谷》后，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剧场大师”的彼得·布鲁克又有一部作品来到了中国。以流传千年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为创作灵感的戏剧《战场》，昨日起亮相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献演两天。

30年前，彼得·布鲁克把现存于世的18卷《摩诃婆罗多》改编为接近9小时的舞台作品，以法国郊外的采石场为幕，从清晨演至日落，震惊世界。30年后，他把这部“剧场史诗”浓缩为出人意料70分钟，成为了另一部作品——《战场》。该剧的另一位导演玛丽-海伦娜·伊斯坦尼说：“这是布鲁克对30年前作品的再度回望与凝视。”

法国导演玛丽-海伦娜·伊斯坦尼最早作为彼得·布鲁克的助理参与《雅典的泰门》《卡门》等作品的创作，与布鲁克共事了40多年。演出开始前，伊斯坦尼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彼得·布鲁克对现代剧场的重要影响，并不在于给出明确的舞台指导，而在于指引艺术方向，给参与戏剧的人方向感，同时也给见证戏剧的人方向感。”伊斯坦尼说，“舞台呈现给观众的无论是有声还是无声，不能是强加于人的。当叙事足够强烈的时候，就能够让观众自然而然地接受，彼得一直在舞台上寻找这种隐秘的力量。”

彼得·布鲁克接触过的题材相当复杂，“很少有人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对声色缭绕的音乐剧也产生过兴趣。”伊斯坦尼对记者说。他的代表作《哈姆雷特》《櫻

桃园》的成功，一度在西方戏剧界掀起过同剧目的改编、搬演热潮。但布鲁克的目光并不局限于此。现年92岁的他常常对伊斯坦尼说：“戏剧需要顺应时代，而不能安于保守。”

“《战场》是布鲁克对30年前创作的回望，他有一些新的反思在里面，而不是简单压缩时长。”伊斯坦尼说。这部“新《摩诃婆罗多》”选择了原作的最后一章进行讲述：经过漫长而残酷的战争，般度族最年长的坚战被迫成为国王，胜利中带有失败的苦涩，双方将士几乎全部捐躯疆场。坚战陷入深深的痛苦和悔悟，质疑他们过去的行为，试图为灾难承担责任。在反思这个历史悲剧、反思战争与冲突的同时，《战场》更多呈现的是人类如何面对命运、净化心灵的问题。“《战场》不仅代表了外部的战场，也是内心的战场。几千年的长诗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看清现实需求。”伊斯坦尼说。

她还记得30多年前，彼得·布鲁克初识《摩诃婆罗多》的欣喜，“关于生命的一切都在这本书里。生命如此短暂，如此残酷，又无限珍贵。”1985年首演时，《摩诃婆罗多》汇集了来自27个国家的演员，他们赤着脚在泥地上行走，感受着来自生命的重量，时至今日在《战场》中，这一写史主义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

著名翻译家、剧评家童道明曾说，《摩诃婆罗多》是西方剧场借鉴东方神话反思战争的一次创作，“演员的身体接触着土地，越往后走，就越接近先秦时代的感受。要睿智，表现方式是以拙见诚。越简单的东西，越没法作假，越需要投入、真诚。”



彼得·布鲁克的《战场》是对30年前其创作的《摩诃婆罗多》的一次凝练改编。（北方布夫剧院供图）

2017上海艺术博览会今天开幕

本报讯（记者李婷）作为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展览，2017上海艺术博览会11月2日至5日亮相上海世博展览馆。本届艺博会以“艺术与生活”为主题，展出面积达2.5万平方米，来自美国、德国、以色列、捷克、塞浦路斯等16个国家的140家画廊将携数千件艺术品参展，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版画、装置、陶瓷等多种艺术形式。

其中，一批全新的参展阵容引人关注。比如，由中央美院37名师生作品组

成的专题展将首次大规模登陆。“捷克水晶艺术联盟”将携六位捷克顶级水晶艺术家的作品全新亮相。上海自贸区特展“艺术之路”推出的吴湖帆、谢稚柳、唐云、陈佩秋等名家的经典作品，让人们领略海上画派的发展历程。有着“中国白”美誉的德化白瓷也将首次亮相。作为亚洲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艺术博览会之一，上海艺博会已经成功举办20届，为海外艺术品进入中国艺术市场、中国艺术品走向国际艺术市场建立了直接、有效的双向通道。

快评

在翻天覆地的人工智能面前，何以为人？

——《银翼杀手2049》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徐辰



在电影中的世界，Joi和我们手中智能设备里的Siri或Cotana软件一样。但当地喊出“我爱你”的一瞬间，她已是具有自我认知的存在。在那一刻，她和大桥旁向K搔首弄姿、却两眼空空的Joi户外广告全息投影已截然不同。图为《银翼杀手2049》剧照。

或许，人类，已经出局了？这是丹尼斯·维伦纽瓦的史诗级科幻新片《银翼杀手2049》后我的第一感觉。

时下，强人工智能与超人类主义对很多人来说已不是新鲜话题。我们自认是天之骄子，却发现自己无奈地被诸多要素束缚——脑力极限、肉体病痛、资源稀缺导致大部分人必须从事重复性极高的无趣劳动、无法控制自己的精神与情感……到头来，劳碌无为的一生就是我们的归宿。于是，对科技的乐观，对“进步”的渴求，如脱缰野马般推动翻天覆地的技术变革，纳米技术、生物科技、信息技术、认知技术带来一波又一波的狂喜，仿佛能把似锦前途牢牢攥在手中。

然而，未来还有另一种可能。科幻鬼才菲利普·K·迪克在其名作《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中，便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想象中截然不同却又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未来。在那个世界，仿生人已发展到与人类几乎无二的地步，而以主角里克·德卡德为代表的类人群体，却要依靠机器；一切危险事务，都靠地位如同奴隶的仿生人代理；人类自己的生活，被万事皆休的绝望与无聊充斥，就连最后一点与仿生人的区别——移情能力，在德卡德身上也已荡然无存，要不是在全书末尾对一只小小的电子动物还保有那么点爱心，他都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个人。

小说出版14年后被搬上大银幕，是《银翼杀手》（1982）。与原不同的，影片更多聚焦人类的造物——复制人，浓墨重彩地探讨“身份虚实真假”这一话题。随后，更在1992年和2007年的两个新版本中进行颠覆性修订，明确指出负责追杀复制人的银翼杀手德卡德自己也是一个接受过记忆植入的复制人。这就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摆在了观众面前：何以为人？

《银翼杀手2049》或许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尽管距离前作已有35年，剧中的时代设定也往后推了30年（前作的故事发生在2019年），这部续作却令人意外地向原著小说和电影前作回归。例如，小说中着力描写的环境恶化和放射尘灾难，在《银翼杀手》中只是背景要素，在《银翼杀手2049》中则是本作那个令人毛发倒竖的戏剧性开场，其实是前作未被采用的原定开场镜头，只不过将拆卸下颗确认产品序列号的桥段改成了观察眼球。这也难怪，毕竟这次的剧本仍由前作初期编剧汉普顿·范诺操刀主理，老先生自然想要旧梦重温。加上片中一应老梗，前作粉丝也被将得无比舒服。

编剧给观众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首先是野心勃勃的实业家华莱士，一个妄想肉身成神的人物，认为只要解决了复制人无法生育的难题，便能创造出真正的人；而后是隐藏在人类社会角落的失控复制人，和华莱士一

样将“生育”视为脱胎成人获得自由的神迹；再有，就是本作中的银翼杀手K，一个起先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串序列号的复制人。作为一个在人类社会小心翼翼地生活的二等物种，处处被人排挤歧视，除了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上司，能倾诉解忧的也就只有人工智能伴侣Joi了，是的你没看错，这年头就连复制人都需要电子女友。然而一个偶然的契机，K看到了摆脱“人皮灯笼”宿命，成为真人的希望，那就是证实自己的记忆并非植入。

只可惜，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K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用来给人打掩护的幌子。不仅如此，他还失去了唯一的伴侣Joi。然而意想不到的，这正是他的救赎。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何以为人？这也是菲利普·迪克在《电子羊》中反复探讨的主题。在书中，那个赏金猎人没日没夜地猎杀仿生人，甚至连播播欲坠的婚姻都不顾，为什么？为了攒钱买一头真正的羊，免得在街坊四邻跟前丢面子。可他从不正眼看一下正在前门草坪上为他打掩护的那只电子羊，是的，那的确是一件精细的人工制品，但它就不值得德卡德去爱吗？斯乎不是！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移情的宝贵能力，若你对电子羊的爱与信心足够，那么它与真的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形而上了？没错，毕竟菲利普·K·迪克的很多作品都是形而上，强调精神层面的，《电子羊》也不例外。

正因如此，才能说《银翼杀手2049》交了一份高分答卷，它不仅在视觉和表现形式上继承了电影前作的品质，还在精神层面上向小说原著更进一步。

在电影中的世界，Joi和我们手中智能设备里的Siri或Cotana软件一样，不过是大批量生产流通的商品，数量何止千万。但当地得知自己大限已到，向K喊出“我爱你”的一瞬间，她就不再是一个量产符号，而是具有自我认知的存在——脱离了预设程序与算法的藩篱，相信自己是存在的、独一无二的，这难道不是灵魂的觉醒？在那一刻，她和大桥旁向K搔首弄姿、却两眼空空的Joi户外广告全息投影已截然不同。

因此，K终于意识到所谓的“神迹”不过是镜花水月。或许蒂尔尔的创造者泰瑞尔博士认为，用科技手段制造出能够生育后代的复制人，就会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华莱士和复制人叛军亦然。但他们大错特错，控制和玩弄生命，从来不会有好的结果。反倒是一度跌入谷底的K，因着信心有了移情的能力、舍身的作为，他才是真正的“神迹”。至于那些记忆究竟属于谁，真的很重要吗？

片尾，K躺在纷飞雪花中，眼中泪光闪烁，范格里斯的经典配乐《雨中曲》缓缓响起。因这信心，他不再是K了，而是乔。

人类呢？你们的信心足够吗？还是说，我们已经出局了？（作者系影评人）